

憶師公及以那會經親炙的日

在常山青

流長水法

悟因



惡耗

師公走了！他放下了辛勤耕耘的台灣園地，也放下了學生奉獻的中國佛教。

青年節的早上，突然接到圓通學苑打來的電話——「師公老人快要走了，請即刻北上」，我立即準備行囊驅車直奔圓通學苑，一入門便見到許多當年佛學院的同學，或坐或立凝重地守候著。明偉法師見到我便交給我一封老人給我的信和親書「紫竹林精舍」的墨寶，我嚇著淚呆在那裡，禪床上，老人靜靜的側臥著，偶而奮力睜開眼睛看著他栽培的學僧，眼眸中仍舊是三十年來熟悉、親切的神情，殷殷的囑咐猶在耳邊，而今只能從記憶裡去尋

找他如洪鐘的聲音，還有那篤定堅毅的神采。

隔日（三十日）早上，老人氣色較為好轉，能坐起來閱讀中央日報，聽著大家報告各自的近況，本以為他已渡過了難關，沒想到就在四月三日凌晨，惡耗傳來——師公走了！不禁淚如雨下，他放下了辛勤耕耘的台灣園地，也放下了畢生奉獻的中國佛教。想著他面對一期生命的最後一刻，那份覺醒、灑脫、堅毅，提得起放得下，從始至終都是禪者的本色，他一直在現身說法，想著想著，一幕幕往事在腦海裡浮現。

殷殷教誨，點滴在心

老人常說：「他要成就的，是出家僧寶。」

民國四十六年我在北投法藏寺皈依三寶。皈依那天，家師——明

培育。

學院每天的上殿、過堂、上課，甚至結夏安居的坐香、跑香、打禪七，都是老人家帶領著。晚自習時，老人也會來巡查，一聽到那熟悉又特殊的腳步聲從走廊那端傳來，我們常常會發出會心的微笑，那聲音一直是同學們莫大的鼓勵與提攜。我們常猜想：到底老人需不需要休息？他又如何在處理十普寺繁雜事務之後準備功課？他常說他要成就的是出家僧寶，他從不放棄那些想讀佛學院但未必發願出家奉獻的在家居士，因為他認為社會的教有機構很多，求學的機會也不少，在家居士儘可依各需要去選擇，並不需要老人來成就。

老人一直認為，僧人一出家應先奠定解行基礎，在大陸叢林、僧院有各種不同的修持方法。他效法圓瑛、太虛、慈舟、諦閑、月霞等長老大師辦佛學院的講課方式，每天上午、下午上課，一學期有幾次考試。當時所上的經論以楞嚴經部最

宗上人送我一堆佛教雜誌，如海潮音、人生、台灣佛教等，老實說當時除了佛故事、寓言、通俗演講外，很多名相真是不知所云，但每每讀之心中總是充滿喜樂。隨後家師轉來十普寺就讀於中國佛教三藏學院。我常去學院看他，學院也特許我偶爾的旁聽。每次他總是引領著我去頂禮師公老人，老人總會塞給我書或念珠等。四十六年的秋天，我就在三藏佛學院剃度出家了。

佛學院的同學年紀都很輕，較長的有二十五歲，最小的有十五、六歲，且流動性也大，隨時有新入剃度進來或是由其他地方轉學插入，也有轉到別的佛學院的。就讀時間從最長的六年到一年半或三、二個月不等，進進出出最多時曾達五、六十八人，但若計算參加過的總人數著實不少。直到五十二年春天停辦，這期間始終都由老人親自教導

之外，由老人口中叫出的，竟然就是那些同學的法號，令人不禁拍案叫絕。個中況味到後來還一直是同學間津津樂道的趣事。老人有一不成文規定：複講時，外省同學用國語，本省同學用本地方言。從讀文、分科、消文、釋義、申論等，每次複講結束老人總會慈悲地修正或指導。最妙的是老人家不會講台灣方言，可是同學的語詞發音若不正確，他一聽馬上就能指點出來，這也是同學們驚歎以為奇的地方。

至於同學們程度的參差當然不在話下，在炮火薰黑、斷垣殘壁下的台灣佛寺，經濟困難、社會大眾三餐吃著苦菜仍有人在的情況下，學僧們能接受教育是令人羨慕和振奮的，同學們的好學也是令人感動的。為建立同學對佛教教義的正確知見，內典除開有上述的經、律、論課外，也重視人文課程，諸如古文觀止、文選、史地、語文、生理衛生等。就中文有國語、台語、日語、英文，老人常說：要弘法，不管是大眾化、普及化，或深或廣，必先具備語言能力，開口語是為取得日本研究資料。老人家認為日本佛教的僧團不可苟同，而日本的佛學研究方法是可借鏡的，尤其老人家一向對日本並無好感，大概是日本侵華的歷史悲劇，同胞受屈辱慘痛的記憶不易地跑去吧！

老人常鼓勵同學學英美語文，他常舉的一個例子：有位依依弟子舉家遷移美國，他知道老人多年來一直被香港困難困擾著，特地從美國寄來一些音樂，老人卻不明就裡，幾乎把它當起牙膏，只因上面寫的卻是洋文，這是一則多辛酸的事！我們知道這是老人為深化記憶，亦趣亦諧地鼓勵佛教新生代開拓學習方向的說法。可見他洞視機先，知道科技的發達，國際距離必然縮短，東西文化交流是時勢所趨，佛教自不能閉門造車，自我設限。僧才的語言能力是具備弘傳佛法，提供社會對話，奉獻身心的基礎。因此，英文老師來上課，一有空閑，老人家也會坐在後面跟大家一起ABC，其孜孜不倦的學問精神，至今想來猶是後多年輕人所趕不上的。

育植僧才，百年大計

開辦僧伽教育，必須心無旁騖，全力投入，才能克服許多困境。

剛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瘋狂轟炸的烽火蹂躪，台灣終於正式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，回歸祖國懷抱，豈料三十八年接著共產黨又竊據大陸，國民政府播遷來台，從中國大陸、韓國、越南，整個東亞大環境，風聲鶴唳，戰亂頻仍。在對峙僵持、陰霾籠罩下的台灣，人心迷惘，精神空虛，局勢動盪不安，台島政經、文治正是百廢待舉。尤其，台灣的佛教基於地理的海島位置，再加歷年來的政治杯葛，諸多因素而成孤立狀態，更是草萊荒蕪、單路藍縷，不知佛是何名，法是何義，一直未與傳統的佛教有密切交流。當時台灣佛教界大分三系：一種是釋、儒、道三家錯綜複雜，神佛不分的閩南地方多神信仰，附佛齋教，諸如先天、金幢、龍華等等。一種是日軍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日式佛教，和尚攜家帶眷，著日式服裝、

草食、經營佛寺等。還有一群到大陸受戒求法的台灣高僧大德，如覺力、善慧、本圓和尚等所領導的佛教。

如今因大陸撤退，中國大陸的高僧大德相繼來台，風雲際會，展開一連串的傳戒修鍊、宣揚活動，如講學、著作、出版、建寺等，台灣佛教才直接傳承了中國佛教的法脈。在此一環節上，師公老人對佛陀慧命的延續，護國衛教的治道匡弼，其下手處是傳戒、研戒與僧伽教育的提斯，僧團的制度才能延續下去，而僧教育更是振興佛教的百年大計。

為了實現僧伽教育的理想，在民國四十六年至五十二年間，台灣經濟還很拮据，老人憑著航法師之後創辦了「中國佛教三藏學院」，之後又在臨濟寺創辦成光佛學院和中國佛教研究院，後二者專成就男眾學僧。聽老人說，中國佛教研究院，後來贈給星雲法師在佛光山繼續辦。

話說當時一般寺院皆依賴保管骨灰、牌位或為信眾消災存亡已經儼佛事，而十普寺是靠經懺佛事兼代辦素齋，以供給龐大的佛學院師生的生活與教育開支。雖有佛事的經濟來源，但仍因十指浩繁，入不敷出。這些對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來說，一直到離開佛學院，在本省寺院掛單領執，相形之下，才知道一切免費的僧教育，老人家是如何辛苦的去張羅。在常任經懺繁忙時，男眾學僧要去幫忙佛事，凜冽的寒冬要穿著三輪車去中央市場買菜，而老人是反對尼眾參加佛事的。每到佛成道日前後，十普寺發放冬賑，常住就張羅了很多棉布、棉花，尼眾要學做冬衣、棉襖，只有一人兼發美援舊衣物。現在想來，老人的價格養成的圖案也是對社會的關懷，且是直接參與、投入的。時經三十年後的今日台灣，經濟快速成長，生活已較前豐裕，要成就一位佛教人才，尚且都是困難重重，更何況當時？個中甘苦，今日體會，更是入木三分。

香光尼眾佛學院開辦時，我曾就學院事請示老人，老人曾說：佛教的信眾對建寺蓋廟，一擲數十萬元